



“胖子”系列 雕塑 牟柏岩

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研讨会于12月3日至4日举行，与维也纳的Tranzit组织合作，题为“甜蜜60年代：运动和空间”，研讨会由两场夜间讲座和三组日间讨论构成，研讨会内容从南斯拉夫经济自治运动开始，讨论60年代地缘政治及其政治背景，随后延伸到文化领域的讨论；第二组集中在当时艺术生产，讨论文化生产和文化系统之间的张与弛；第三组则探讨物理空间的意蕴，特别指向城市规划和建筑。第二部分为现场展示，将于2011年1月中旬开始，展期为一个月，WHW将会和葛诺特法伯继续合作，邀请中国艺术家共同参与，创作“租赁艺术家”计划的另一版本。

第五幕：“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于2010年10月底至2011年1月在上海展开。“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从双年展开展后开始，每两周邀请一位世界级的印裔学者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对话，同时编辑出版“印度当代社会思想系列读本”（8册，55万字）。高峰对话将聚集20余位印中两国的知识分子，以当代思潮前沿的论点促进中国学界的亚洲内部交流，重新评估当今国际学术形势，刺激中国学术视野更新。参加本项目的印中学者包括：霍米·K·巴巴（Homi K. Bhabha）、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吉塔·卡普尔（Geeta Kapur）、萨拉·马哈拉吉（Sarat Maharaji）、陈光兴、汪晖、赵汀阳、王小明、陈宜中、陆兴华、贺照田、陈思、陈界仁、Raqs Media Collective等。

“幕间——致中国‘现场艺术’十年”，2010年，中国“现场艺术”已经走过十个年头。从实验剧场到媒体表演，从“后感性”到“联合现场”，中国当代艺术的跨媒介实践逐渐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值此十周年之际，我们需要追问：“现场艺术”实践给当代艺术的创作带来了什么？现场艺术是否造就了一种剧场化的展览文化？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定义艺术现场与日常生活现场之间的关联？我们如何界定现场艺术的中国方式？十周年，是中国现场艺术的庆典时刻与回顾时刻，还是说，这只是一个

“幕间”时刻？在幕间时刻，演员们回到后台，带着舞台上的装扮，交头接耳或闭目养神，他们处于现实与舞台、日常与剧场的中间区域，他们等待着下一幕的开场作为本届双年展的“幕间”项目，我们将以文献展的形式对“中国现场艺术”的历史进行深入的学术梳理，并同时以一场与历史和现场观众互动的开放研讨构造起一个表演性的现场——什么是现场？什么是表演？什么是剧场？什么是观众？什么是社会参与？什么是排演？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纪念？

第八届上海双年展将邀请80余位思想家、艺术家、策展人共同参与以上五幕“排演”及“幕间”。“排演”强调话语生产与视觉生产的合一，对第八届上海双年展来说，“排演”并非某种展览形态上的隐喻，而是一种思考和运作的方法。双年展要做的，是以“排演”作为策略，邀请艺术界的不同参与者：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收藏家、博物馆长以及形形色色的受众们一起来到双年展这个排练场中进行排演，从而思考艺术实验和艺术体制之间、个体创造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

双年展将自身定义为“排演”，定义为一个反思性的表演空间。“排演”是艺术世界的自我排演，是不断地自我提醒和自我解放。以“排演”反对“表演”，以“排演”反对“生产”，以“排演”反对“话语实践”，策展人所做的，是划分和组织、集结和动员。对本届双年展来说，重要的不只是展览最终的视觉呈现，而是长达一年的策展过程中实际发生了什么？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排演”其实就是受邀艺术家、策展人、不同学术领域的理论家所构成的这个学术共同体在2010年的无数次对话、论辩、思想和实践。



马良的工作室 装置 马良

“排演”是一种方案 ——对2010第八届上海双年展的考察

Rehearsal is a Project——Review of the 8th Shanghai Bienn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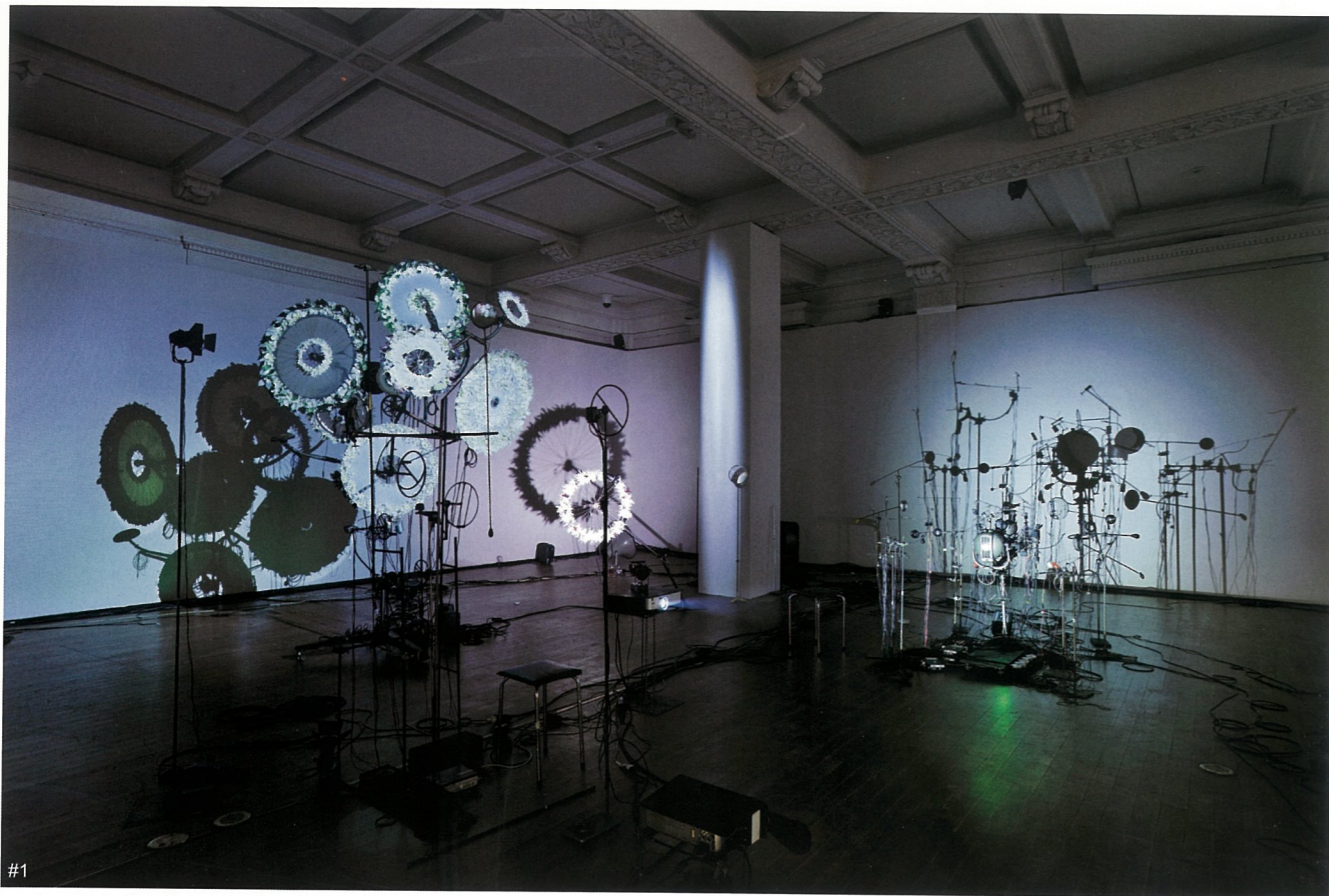
张文庆 Zhang Wenqing

2010年，上海，中国的文化主场，新一届世界博览会吸引了亿万人的眼球；2010年，上海，又是中国的艺术声源，新一届上海双年展再次成为了当代艺术的代名词，植入千万人的口中。

10月23日，上海世博会最后阶段的鼎沸期，第八届上海双年展也顺势拉开了大幕。这不禁让我感慨上海双年展一路走来的14年。这个孕育于上海美术馆老馆后楼的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办公室中的新生物，在一些智者的创造上，在几批领导的推动下，在一群能者的坚守里，在广大公众

的参与中，上海双年展一步一步地成为了一个文化品牌的标志样本，一张城市文化的名片。

从2000“海上·上海”第三届上海双年展开始，它致力于对城市文化问题的关注与探讨，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挖掘我们居住城市的本质性症候，以及由这些城市问题引发出来的文化创造与思考。这次，经过上海世博会为期半年的近两百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理念、不同角度和不同材质共同作用下的大型视觉盛筵的冲击，并以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为大背景，本届上海双年展仍然延续着“城市文化”这条大线索，进一步探索中国乃至全球迅速走向城市化生活之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心灵等等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实质性变化，从而呈现出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节点



#1

上，产生的城市生态转型、文化形态多元、艺术方式变化，以及人性心理交互的现状。

城市文化为主线，艺术走向公众

城市文化作为关注的主体对象，已经成为了一条贯穿上海双年展十几年进程的主要线索。从这条线索中我们能够发现，艺术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与公共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件，或者说，艺术已经走出了神秘的殿堂，逐步与公众发生着日常联系。

相对于过去的、私密的、个人的艺术而言，今天的艺术能够与比较广泛的社会公众进行相互交流和沟通，把艺术家的观念和视角传递给公众，使得公众获得一种新的观看方式、思考方式和阐述方式；反之，公众将这种新的方式不断地融入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生成一套更新的更能适应当下环境的生活方式，从而影响和推进着艺术家思考的广度与深度。在这样不断往复地交融中，艺术与公众发生着日常联系，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城市文化的鲜明特征。

换言之，人类的公共现场是一个社会群体为形象的活动舞台，是一个与地貌、人种、文脉、生态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的生存环境。从艺术的角度来考虑和对待公共现场，是人类优化生存状态、优化自身境况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只有在对公共空间的深度体验中才能孕育出当代艺术的实质性内涵。

城市是当代人类生存的主要方式，它离不开选择这种方式的人——居住在城市里的市民阶层。城市为市民所用，与市民所系，这是城市市民与农村农民之间的区别所在。那么，艺术在今天的存在方式，所依赖的并不是艺术

的风格、样式、流派，而是一种集体或群体的空间精神，它是人类整体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外部条件。人类的历史文化决定着艺术特质的同时，艺术又反过来直接或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造人类的文化观念和审美模式。而且，作为人类聚居的最高的形式——城市，构成了一个亚文化的区域。

今天我们面对艺术时，艺术必须也不得不发生着转换，趋向于更大的开放性，即艺术活动场所的开放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场所公众的开放性。它对处于此空间当中的所有观众都具有开放性，公众可以与之交流，提出意见和建议。从一定意义上说，艺术的开放性在于它所处空间的开放性，要求一旦公众对其提出建议和意见，艺术的管理机构和制作机构就能够以此对艺术作品加以评估和修正。艺术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审美，它的标准必须处于被解读与修正当中。

与此同时，艺术是多样介质构成的艺术性景观、设施及其它在公共空间展示的艺术形式，它有别于一般私人领域的、非公开性质的、少数人或个别团体的非公益性质的艺术形态。也就是说，我们固有思维中，艺术主要指绘画、书法、摄影、雕塑、设计等各种视觉范畴的艺术形式，

然而，就今天的艺术发展来看，除了视觉艺术的手段外，只要在时间和空间上能够与公众发生广泛关系的其它艺术样式，如表演、歌舞、音乐、影视等都有可能成为未来视觉艺术走向综合道路的可能方式。

两个动词：“巡回”与“排演”

面对当前城市文化生态，艺术与公众日常生活更加密切地交集，以及由此推动的艺术观念与方式的转型，本届上海双年展别开生面地从视觉艺术的本体问题出发，以“巡回排演”为学术主题，进行一场关于当下与未来、关于思想碰撞、关于精神诉求的“排演”。

“巡回”和“排演”，策划团队创造性地使用了这两个动词。按照主题阐释来分析，所谓“巡回”就是巡游与回归，“排演”就是排布与推演，强调展览作为一种文化生产的实验性和开放性，强调展览的策划情境和展开的过程，强调展览的创作与生产意识。

从“海上·上海”、“都市营造”、“影像生存”到“超设计”、“快城快客”，每一届上海双年展都致力于对城市文化问题的关注与探讨，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挖掘我们居住城市的本质性症候，以及由这些城市问题引发出来的文化创造与思考。策展团队试图在此基础上，对以往各届双年展的潜在逻辑进行一次颠覆，或者是对于城市文化的进一步审视与思考之后所产生的忧虑与重建之心。他们期望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用一种更加大胆的方式来丈量当代艺术的边界，以及生成一套更新的城市文化的话语逻辑。然而，这恰恰是上海双年展一直以来秉持的实验精神，一直以来彰显的文化态度，一直以来推动的城市思考。

在这个文化历史的节点上，产生的城市生态转型、文化形态多元、艺术方式变化，以及人性心理交互的现状将汇聚于“排演”的这个“剧场”之中，并从“剧场”的观念出发强调一种创作、展示和交流的方法。本届策展人范迪安指出双年展强调整体的现场感、发生性、过程性，借由排演来再塑一个多领域、跨媒介的城市剧场。可以说，世博会是一个剧场，一个城市大剧场，所有人都在这里排演着城市的未来场景，而双年展则是一个流动性的讨论、展示、表演与生产的巡



#2



#3



#4

- #1 世界剧院 然后所有问号开始高歌 电子机械装置 蔡明亮
- #2 是梦 影像装置 蔡明亮
- #3 等待 影像装置 王小帅
- #4 上海双年展展出作品



邱注《上元灯彩》图 装置 邱志杰

回剧场；世博会是把全球汇聚到本土，而双年展则是在不同的本土视野中发出对全球问题的差异性关切。

两个案例：重踏“胡志明小道”，“然后所有问号开始高歌”

基于此，“胡志明小道”作为“巡回排演”的第一幕，也是作为本届策展团队学术主题的思考来源和核心阐释，他们用一种艺术作品的方式实践着“从生产到排演”的过程。

“胡志明小道”成员们在上海美术馆主展场开幕之前便行动起来。从2008年开始，由调研、教育论坛、实地行走、排演、剧场、知识资料库等内容组成，并且集结一批同道的艺术家以“行走”之名途经金边、胡志明市、顺化、东河、丹沙湾、万象、河内、南宁等地；他们发现“胡志明小道”在柬埔寨是一个故事，在老挝是一个故事，在越南是一个故事，在中国是一个故事，在美国又是一个故事，中国人现在获得的只是美国越战电影和中国冷战故事，其他的知之甚少；他们一路“排演”，从形式中衍生行动，在不断地批评与自我批评之中提出艺术生涯中“胡志明小道”的问题；他们再三说明在这条道路上，重要的不是展览现场，而是在排演中不断抵达的“当代艺术”状态，是在所有的参加者身上发生了什么。

和丰富的理念。

它的名字是“然后所有问号开始高歌”，它的创作者是一群背景各异的名为“世界剧院”的组合，他们将整个房间和房间里的所有物体都作为自己的艺术素材，挖掘其中的表演潜质，将其与视觉艺术、声音艺术、音乐相融合，从而创造性地组成一件大型跨界艺术作品。他们相信，通过精心塑造，不同素材能够组成一件整体性的作品，加之其亲缘关系、近距离和同时性，所有要素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世界剧院”成员们以视觉装置、动态雕塑、现场音乐会式的表演进行展示，由每一件独立作品多重组合为一整件极具原创力的跨界艺术品。他们迷恋着为无生命体的物体、僵硬的塑像或者静止的画面注入生命力量，并致力于探索各种动画科技、微型木偶、音乐、灯光、影子的游戏等等铺成的神奇过程。尤其是，他们开创出一个不断变幻的空间，在这里面，不仅仅是视觉艺术散发出无限的魅力，而且声音通过摆放在各个位置的扩音器而生发出不断游移、拉伸或扭转的效果，声音也发挥出空间的塑造力。

“然后所有问号开始高歌”犹如一个开场亮相般地吸引着众人的目光，并不得被这种极具当代性的表现手法，极具当代性的符号特质和极具当代性的话语逻辑深深地旋入一场“排演”的漩涡之中，并运用现场感的工作方式实践着“排演”的当代性假设方案。

可以这样说，“世界剧场”的创造力基于一种利用当时当下的效果来营造“排演”现场的方式：基于一种公众通过可识别的感官刺激、可认知的当代性表达、可阐述的故事性情节来搭建“排演”逻辑的结构，给予我们对接“巡回排演”主题的一个案例。而与此相反的是，“胡志明小道”式的身体力行。作为另一个“排演”的案例，成员们将他们的创造力落实于行动感之上，通过长时间长途跋涉、重踏胡志明小道的自身实践来阐述“排演”的当代性；他们在这条路上最多的是追问自己，是思考自己的亲身经历，同时又不不断地通过被提问和想象来建构起一个艺术的自由世界，在这之中，考量的关键是“排演”的动机。

“双年展”模式之于美术馆契机

在今天，这样的案例，这样的学术主题，这样的问题意识，这样的展示手法，以及这样的双年展，能够给予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世界各地的艺术双年展已如火如荼，从业人员纷纷探索新的表达方式与观念立场。上海双年展作为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名牌，又依托于上海美术馆这家专业的美术展览与研究机

构，更具备独特的发展优势。因而，我们有必要在“双年展”这个国际模式不断走向规范化、不断追求创造力的今天，通过深入的研究和实践工作，进一步深化“双年展”这一艺术模式，不仅使它成为城市文化的视觉表达场所，而且从更有活力的、探索性的、实验性的艺术出发，构建一个更加开放的“双年展”平台，呈现出更多的艺术想象力，带给公众参与艺术的更多可能性，以及由此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审美意识的转变、城市文化观念的翻新。

上海双年展出生于上海美术馆这个母体，它的出生与壮大相应地为母体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美术馆系统内部功能逐步细化，以及确立美术馆运作过程中的具体立足点。

首先，这种国际化运作倾向导致了传统意义上作为美术馆象征的大型公立美术馆将与其它各类小型或专科类美术馆之间在功能与目的上的差异日益扩大。虽然当代艺术已经走出地下状态，不但在经济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已正式介入官方美术机构的展览体系，但是官方立场、文化形象的塑造与价值认同之间的距离依然存在。大型公立美术馆的积极运作在丰富了美术馆的运作内容的同时，也强化了两种话语之间既相斥又相吸的并存关系。其次，在美术馆内部，两种不同话语的展览所体现的公共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平衡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应该承认的是，在上述这些现象背后起作用的深层次原因即当代艺术运作逻辑的资本化。近年来，为各界所津津乐道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繁荣催生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美术馆”，但是肥沃了土壤同时也赋予了某些“美术馆”市场本位的特性，使得原本犹如食用植物、观赏植物、经济植物般性质不同的机构，成为火热市场暖棚底下的食用类、观赏类、经济类的农产品，成为可以计量与估价的对象。当然，现状本身总是存在着正面和负面的多重属性，尤其是中国的美术馆行业正处于从发展到成熟的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时期，职能的转型以及多元化表征不失为一种促进新生物来改善和制衡原有状态的显著力量。

2008年初，国务院下达了各个公立博物馆、美术馆陆续免费开放的通知。虽然这一举措的实际社会效应仍待考察，但是这道以行政命令形式推行的政策却在美术展馆的公共性上推进了一大步。可见，作为配套措施出台的对于公立美术馆的经济支持方式的转变将较大程度地改变大型公立美术馆的运营模式，从而强化市场以外的驱动力量。这一信息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专业细化、互相补充、良性互动的认识不乏其人，可是要完成从认识、实施到转变，关键还在于如何促成更多因素的强力介入，并逐渐形成新一种方式的制衡与合力。显然，上海双年展成为一个契机，它在上海美术馆的培育中，又将促成美术馆不断地健全发展。

正因如此，“排演”是上海双年展的一个方案，而上海双年展又是美术馆建设的一个方案。作为从业人员，我们将不断地“巡回排演”着。